

醉月
流蘇

江湖中有一門派，依湖而居，弟子們每每練功至三更，此時月華正美，楊柳因風起舞，景不醉人人自醉；於是「醉月門」之名不逕而走。

此門之弟子有幾個特色在行走江湖時極容易被認出：（1）口齒不清。功力越高者越甚。（2）喜說 T R I V I A L。功力越高者越甚。（3）內衣短褲加拖鞋，體貌怪異。功力越高者越甚。

筆者記得某年冬至之夜，見一怪漢身著白色無袖內衣，以雙手加熱湖水來煮湯圓，只見蒸氣氤氳，不一會兒一顆顆如籃球般大小的湯圓冒出頭來。只聽那怪漢狂嘯一聲：T R I V I A L！接著把湖中所有的湯圓用內力吸入口中，此情此景彷彿一人將數十個籃球自口中吐出的 R E V E R S E 放映，看得筆者大駭。您道此人是誰，原來便是「醉月三劍客」之首——劉矮客劉大俠是也。這劉矮客並不矮，只是很胖，不但精通劍術，對於暗器亦十分在行，所讀之劍譜祕笈無數。某天師弟們有一招總是練得不對，他大叫說：這一招「複變」乃是「天蠶變」的子招，其中「黎曼曲面」這部分可以去翻 H E R M A N N W E Y L 的祕笈；連「黎曼 (R I E M A N N C U T)」這種簡單的刀法都不會，還學什麼劍術！

他的師弟們就算肚子裡暗罵，心裡還是蠻敬重他的。各位要曉得醉月門的規矩，醉月門中有階級制度：神、師父或超大型弟子、普通弟子。這些超大型弟子，譬如「醉月三劍客」的地位是遠在普通弟子之上的，他們說的是「聖諭」，叫普通弟子去練哪一套劍術，弟子們只有乖乖聽話的份；有些弟子一心想成為超大型弟子，於是夜以繼日的苦練，所以和普通弟子們，差異日增，也越來越不互相搭理。造就了醉月門特異的門風。

在湖的另一岸有一派叫作「流蘇派」，暮春三月，流蘇白了滿樹，每逢麻雀在枝頭一顆，則落英紛紛，甚是浪漫。由於落英帶來的靈感，流蘇派是以暗器起家的。

流蘇派和醉月門的關係相當微妙，兩門派自創始以來，在習武時總互相偷看，而偷看也早非祕密，大家都知道，在自己門派的招式練不下去時，去偷看一下他派練招，往往給自己帶來莫大的進境。

可是這兩派的門風卻大相庭逕，由於醉月門使劍，劍招是有先來後到的，於是早入門的大弟子們總是一副大義凜然的神情，每天敦促後入門的小弟子們不可亂混，要效法歐拉、高斯、黎曼、卡當等人的苦心孤詣，開創日漸凋敝的醉月門——畢竟這年頭，學原、中子彈的人多了，搞劍法的人反而沒飯吃。而那些超大型弟子也很不喜歡流蘇派的門徒隨意進出醉月門，一方面是那些流蘇派的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劍術」的精神，和崇高得不得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劍意」；每次去都只學一些「三腳貓的把式」，也不問來龍去脈就拿去用了；有時甚至拿他們「絕妙的劍法」去對付一些「不入流」的敵人，讓他們看了真是頻頻扼腕歎息，是以每次遇到流蘇派的人使劍，他們都矢口否認那叫作「劍術」。

流蘇派的情形就和緩多了，也比較沒有門戶之見，因為流蘇派以暗器為主，並不時「輔」之以洋槍大炮去解 P、D、E，或以各種想得到的「微擾法」去克敵心志；流蘇派的原則是——敵人背後總有一個組織，而這個組織的結構應是極簡單、極美的；所以我們拿了這些敵人來，必須找出他們的通性，剝出條理，進一步控制其組織。故而，只要能對付敵人，他們是不在乎究竟用什麼方法得逞的。當然，如果能不用醉月門的劍招，是最好別用，否則又被醉月門批鬥一番。

不過，這也蠻難說的，在流蘇派眼中，還有更誇張的「華學道」，華學道有時也會到流蘇派修個「量子飛鏢」什麼的。但是華學道攻的是丹藥，每天把不同東西放到煉丹爐中。記得曾有位李遠哲大師就是因為流蘇派的一招「滿天花雨」而得「分子交叉光束法」的靈感，一舉成名。

按照往例，每年醉月門都要派一些師父前往各大門派傳授一些劍術，劍術有分甲、乙、丙三等。今年，說巧不巧，竟讓醉月門中某位超人「楊為折」來教流蘇派的劍法。

這楊為折自小天賦異稟，七歲能破「韓信點兵」妙招，十五歲自修流蘇派的「 δ 」有成。所謂的「 δ 」是流蘇派某位極聰明的老祖「狄拉客」首先引進，一般的流蘇派弟子都蠻晚才體會到這一招的妙處：「不發暗器各點為零，但一發之後要那一點給那一點。」這正是「滿天花雨」的共軛招式。而這「楊為折」的名稱，據說是因為他曾在醉月湖邊舞劍，讓楊柳因感劍氣而折斷得來的封號；不過，又有一說是他的鬍子讓楊柳都為之失色。楊為折曾有一子是流蘇派的頂尖高手，雖然聽說後來仍回歸醉月門。

當楊爲折一開始教流蘇派的弟子時，大家都戒慎恐懼，而且常一頭霧水，只見楊爲折一手劍使得行雲流水，意在劍先，如入無人之境；一開始就教「高微」，所謂的「三大CUT」，與「劍術的完備性」，很多流蘇派的弟子都大呼吃不消，頻頻打聽何處有入門祕笈，甚至跑到醉月門去和其弟子們切磋。這一切磋，便引出了一段風波。

×

×

×

「曲無妍」是流蘇派的入門弟子，人如其名，雖是女兒身，卻半分姿容也沒有，言行舉止無一不似男生；而且一心只想和男兒爭短長。雖然莫名其妙地進了流蘇派，卻無法忘情劍術，尤其在楊爲折的刺激下，三天兩頭地往醉月門跑。

醉月門有四人幫「嚴極」、「鬆極」、「負極」、「正極」，四位都是初進該門的弟子，不過頗具發展成爲超大型弟子的潛力，因此頗得超大型弟子及師父們的青睞，故常以振興醉月爲己任，初期與普通弟子多有距離。其中「嚴極」小學即懂TAYLOR'S EXPANSION，「負極」已修「代數四」，「鬆極」是「嚴極」的橋牌搭檔，和「正極」一樣，均經由一年一度的「劍術競試」而保送。

曲無妍與此四人還有些交情，尤其每個星期六下午總是和他們一道去「輔導」一些「資優幼童」劍術入門。老實說曲無妍的功力比四人差上一截，每次去都藉機向四人幫討教一番，不過她教那些資優幼童總還有餘。

事情開始是在楊爲折一次抽考之後。這楊爲折有個怪癖——絕不考上課演練過的招式，而且絕不通知什麼時候測驗劍術。曲無妍在那次抽考之後，深受重挫，於是當晚播了通電話給嚴極，因爲四人幫中她只有他的電話。嚴極就算別的長處沒「初等劍術」總還是一把罩的，而且他有旺盛的企圖心，這兩點便足以讓曲無妍下決心好好向他學習。她把他當成一個虛擬的目標，反正只要「初等劍術」混到和他差不多，也不算差了。

果然，期末考試，曲無妍總算不那麼鬱悶了。寒假一到，無妍想來唸唸代數，於是挑了一天摸去醉月門，去找「負極」，剛巧那一四幫正舉行「劍術討論會」，爲了參與一年一度的「徐氏劍術金」申請的活動。那一天無妍除了見到四人幫，還看了討論室中的留言簿，讓她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一向以門禁森嚴不苟言笑著稱的醉月門，居然有人創辦「中通聯誼社」；還有人交國思報告時把蔣公的馬上英姿照片附上，並在旁加註「科學小飛俠」；有人研究蔣公頭上那塊「中正曲面」的性質，並問若要漆油漆一公分厚，須油漆若干？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無妍仔細看了署名，原來是「怪傑」和「怪人」兩人聯手出擊的成果。他們二人搞中通聯誼社的下場是被鄭欽仁以三十餘分死當。那天中午無妍又認識了另一個朋友叫「之乎者」，他和「怪傑」、「怪人」都是「楊爲折」的學弟。那位「之乎者」爲人正直，滿口之乎者也的大道理，令人肅然起敬；下午四人幫打「JUST MAKE」時，「之乎者」被奉派陪無妍打桌球，他告訴無妍，醉月門有一些弟子也蠻喜歡暗器的，他們有意辦一個跨門派的研討會，兼攻劍術和暗器。「之乎者」講了一些名字，無妍都不認識，只有一個「怪傑」她聽過；她問「之乎者」，是不是那個搞中通聯誼社的，他說：你也知道啊。

第二天，無妍再去醉月門，拿了一本線代看。那天四人幫搞別的事去了，無妍念得煩了，索性坐到桌子上，背對門口，彎下腰來讀，從背後看去有點像一個人在低頭哭。忽然她聽到後面有人進門，似乎往她這裡走近，接著那兩人停下腳步，低聲討論了一會兒，才又向無妍走來。她好奇回過頭去，問道：有什麼事嗎？兩人其中一個比較活潑的說：沒什麼，我們以爲是師姐在哭，想過來安慰一下。語畢，另一個人低頭微笑了一下，眼波掃到剛才開口說話的人臉上。原來這個低頭微笑的人便是「怪傑」，而開口的那人就叫「怪人」。無妍看到這兩人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來，她說：我不是你們的師姐，我是流蘇派的，我叫曲無妍。話聲剛落她就在那兩人臉上捕捉到一絲「原來如此」的神情。

那「怪傑」開口說了：我叫「怪傑」，他是「怪人」，我們有一些朋友想玩玩暗器，想和貴派一起切磋，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聯絡貴派的師兄們？曲無妍頓了下才理解怪傑的話，因爲怪傑說話不是均勻吐字，而是一句一個波包（即 $V = dw/dk \neq w/k$ ），聲音很低又含混。可是無妍偏偏喜歡這個調調；後來怪傑不願再見到她，她每每懷念起這個聲音來。

無妍說當然好啊。接著怪傑在紙上導了一個流體力學的連續方程，無妍其實已經忘記他為什麼會導這個式子給她看。就在這「絕代雙怪」離開後，她眼底忽然一閃方才怪傑那個低頭微笑的動作。

×

×

×

四月初醉月門辦了一次音樂會，嚴極上台唱歌，無妍在流蘇派友人的陪同下前去捧場。她帶了一束玫瑰，在嚴極上台時搶到前面去坐，一坐竟坐到了「醉月三劍客」之二于如客于大俠的旁邊，她當時嚇了一跳，驚惶地打了聲招呼——她對威名遠播的于大俠敬畏不已。于如客別號「小老鼠」，國中時便把「隸馬伏」定理推廣至極，高中參加世界劍術大展贏得殊榮為國爭光，且對於電腦之功力亦深，嘗破解著名之問題到一定程度，並自著秘笈，身任「邏輯之愛」一社的總理，該社強調劍術之絕對嚴謹，證明任何問題從來不畫圖——即使畫圖必在證明之後立即撕毀丟進垃圾筒。此時，于如客看她手上捧花又不住發抖，隨即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說：不要緊張。

等演出告一段落（嚴極那天其實唱得不很好，破了幾個音），于大俠催她快上去。她跳上台去把花直遞給嚴極，轉身下台時看到怪傑的臉，他剛才幫忙搬鋼琴，現在站在台側。無妍對怪傑的面孔並不熟，只認得那一對似笑非笑，有點邪惡又帶著天真的眼神。

後來無妍的朋友陪她到後台看嚴極，他竟說：你買的花一朵七塊吧。無妍雖覺得有些掃興，還是很興奮地笑著說：你唱得好爛哦！過了一會兒，只見劉矮客大俠氣喘如牛地跑了出來，彷彿想搞清楚這個流蘇派的女孩，為什麼會在醉月門的音樂會上獻花給他的得意師弟。無妍一向好強，看劉矮客出來，便故意當他的面對嚴極說：我們出去走吧。

嚴極送她回流蘇派，無妍忽然覺得那一晚的流蘇很美。

×

×

×

由「之乎者」和怪傑等人發起的「醉月流蘇聯盟」，没多久就產生倒社的危機：一方面是醉月門教「普通暗器」的師父換了；再方面，畢竟兩派之間練功的法門和著重之處也不相同，於是他們醞釀一次聚會來談談以後的發展方向。當時無妍一心想搞「多體問題」。

那一天是四月十七日，無妍剛從新竹領了某種「暗器製造材料研究金」，下午第一堂中通，怪傑告訴無妍，他有個程式可以跑一些「三體問題」的結果，你可以過來看看。

於是第二堂課，無妍和「之乎者」便到P C室去找怪傑。那套軟體有很多數值方法的東西，怪傑顯然在這方面下過一些工夫，後來知道那是他高中作科展的搞的。晚上他們三人在流蘇派門口聊天，「之乎者」仍是一腔正直的語氣；天色很暗，無妍看不見怪傑的表情，只聽得他的聲音，她現在已經很習慣怪傑的說話方式了。她覺得他是個很有趣的人，可是她不會採取什麼行動，因為他沒有否認對另一個女孩的欣賞，而她，總記掛著某一晚的流蘇。

×

×

×

某個五月天，嚴極和她去看「遠離非洲」。無妍看完之後並沒有特別地感動，只覺得配樂很棒，回家時她買了一卷原聲帶。嚴極或許是看第二次的緣故吧，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動物很可愛。無妍想笑，卻忽然覺得笑不出來。

翌日清晨五點，無妍夢了一半醒來，平常她是不會起那麼早的。她伸手向床頭摸索一番，把那卷錄音帶插進卡匣。房裡很暗，「遠離非洲」的配樂卻十分清晰地迴盪耳際，作晚電影中的情節慢慢拼湊成形，無妍突然不可遏抑地哭了起來。

那天楊為折沒來上課，改成期中考。原來無妍已提前預知了考試的下場。

下午，她去活動中心拿書給一個朋友，回來時竟在活動中心前面遇見怪傑，他拿著琴譜。無妍像發現新大陸一般笑著說：你也會彈琴啊。

然後在鋼琴室中，她聽怪傑彈了一首理查、克萊德門的曲子，無妍在旁邊翻譜，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怪傑一雙手滑過琴鍵，她心裡忽然泛起一種好玩的感覺，大概是第一次看男孩子彈琴吧。以後她也曾有意無意去找彈琴的男孩，可是他們的手總不及怪傑的好看，彈琴的速度也太急，不像怪傑的悠閒。

琴聲方歇，他們聊起昨天的電影。怪傑說他看「遠離非洲」時哭了，他看中午那場，看完後課上不下去就回家了。無妍望著眼前的怪傑，心裡想著：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男孩啊。於是她說，我有那卷原聲帶。說完眼光轉向窗外，風似乎在窗前摔了一跤，只聽得一個聲音說：什麼時候借我吧。

他們陸續地彈了一些曲子，聊了聊鋼琴，三點半無妍必須走了，她要去「輔導」那些資優幼童，當然，四人幫也會在那裡。她寫了封信給怪傑。

過了幾天她接到怪傑的回信，原來他那天下午並沒有課，只是來學校散散心。他曾一度懷疑男女間沒有真正的友情，遇到她後，就沒懷疑了。

×

×

×

從那天起，無妍有意疏遠嚴極。她覺得自己只是想向他學一些劍招，沒有理由把關係弄得太複雜，而且醉月門的大弟子們也越來越受不了她，因為無妍作人是很差的，不懂崇拜劍術也不懂得信仰超大型弟子。

恰巧幾天後有場音樂會，她有兩張票又不能去，便想找人替她去。她播了通電話給「怪人」，畢竟怪人活潑一些，而且應該頗有辦法用掉兩張票。打去之後，怪人不在，是他室友接的；他室友，就是怪傑。無妍和他聊了很久，直到房東催怪傑掛電話。她和怪傑有個默契，他們只是好朋友，沒別的了。她對這一點相當有把握。

那陣子她晚上常常打電話給他，怪傑的聲音總是和寂靜的夜一起的。她每次總不忘叫怪傑別太混，可是怪傑自有他的一套哲學，他很明白自己必須承擔太混的風險。

×

×

×

期末考前的一個假日，無妍在準備一門她不喜歡的科目，唸得快煩死了。窗外偏偏又打雷下雨，她心情糟透了。於是播了通電話給怪傑，問他附近有沒有可以遮雨的電話亭。他聽得出她聲音不大對，問她：你怎麼了。然後說：你等一下。

等怪傑再打來，她忍不住哭了起來說：你在哪裡呢。他仍是一派天真地說：我在景美啊。他的聲音對她相當有安撫的作用，漸漸地無妍平靜了下來；怪傑又說，有一次他有個好朋友，心情很不好，他沒有勸那個朋友什麼，只是靜靜地坐著陪他看雲。不過，這一次他勸無妍，有些科目你日後一輩子都不會用到，你何不花最少的工夫，達到最大的效益？無妍這個小女孩太好強，聽不進去；等到她長大了些，才後悔當時為什麼那麼好勝，可惜已經太遲。

忽地電話被掛了，怪傑的聲音消失在那一頭。莫約過了十秒鐘，鈴聲又響起，他說：剛才有個憤怒的人，在亭外等電話，看我站裡面，他在外面淋雨，一怒之下把電話給掛了。無妍笑了起來，告訴他說：我今天早上心煩，作了一首小歌，你要不要聽？他說：好啊。於是她把歌詞唸了出來：

那個大眼睛的男孩，眼底帶著一個夢，
還有一點小小的迷惘。
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他在夢中；
什麼時候，他醒來。
醒來的他一如他清澈的眼眸，
眼底不見迷惘，不見夢。
想看清人間的情，用他坦然的眼。
想看清人間的情，用他坦然的眼。

怪傑聽完後笑著說：你這不是在說我嗎？無妍說：你覺得你的眼睛大嗎？他說：還算蠻大的吧。然後兩個人同時笑出聲來。她說：星期三我找個時間彈給你聽。

初夏的雷雨總是來得急去得快。無妍放下電話，窗外的天空又亮了起來，她忍不住哼起鄭怡唱的「心情」，然後到鋼琴上去抓音。

她是何等慶幸有怪傑這樣的好朋友啊。

×

×

×

星期三下午她到醉月門找怪傑，卻只看到怪人。怪人說，怪傑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出現。因為第二天是端午節，無妍帶了兩個粽子要給怪傑和怪人，既然沒見著怪傑，又不想遇到醉月門的其他師兄，她便把粽子交給怪人，自行告辭了。

才踏出醉月門，便又逢大雨傾盆。她一向最討厭淋雨，只得暫留醉月門。不一會兒怪傑來了，他說，很抱歉，他忘記了。無妍有點生氣，不過她看到怪傑，感到十分高興，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高興。

那天傍晚怪傑、怪人、負極（修代數四的）和她，四個人在醉月湖邊聊天，聊了一會兒，她和怪人先進去練功，留下怪傑和負極。她那時隱約知道，負極似乎對某個女孩有情，而這個女孩也是怪傑曾經提過，無妍以為怪傑很欣賞的那一位。

等她從醉月門出來已經快九點了，醉月湖邊不見負極和怪傑的影子。她其實很想對著湖岸喊怪傑的名字，卻仍舊沒有。她後來當想，如果當時她喊了，是不是一切都會改變？還是讓怪傑更早離她而去？

星期五碰面，無妍問怪人怎麼處理那二個粽子，怪人說丟到湖裡祭屈原了。

過了幾天，怪人告訴她，怪傑責備他不應該老實說他們把粽子丟到湖裡去的事實。她聽了只是笑笑說：沒關係，粽子本該祭屈原的。

×

×

×

無妍越來越不清楚自己對怪傑是怎麼樣的感情。她有一回忍不住在電話中向他說：我不曉得自己究竟喜不喜歡你。然後怪傑沈默了。接著轉了個話題。

從那一次之後，她和他見面的次數就少了，偶爾通電話也總有一段時間兩個人都找不到話說。

反正一切不像以前了。

×

×

×

無妍和嚴極仍然常一起出現，劉矮客自始至終都十分關心兩人的關係。無妍總喜歡作戲給劉大俠看，因為劉大俠長於「分析」，她偏要看看他的功力如何。真的，無妍每次想起她好強的脾氣，就忍不住怪自己活該。

嚴極先是告訴她：劉大俠問他和那個流蘇派的女弟子如何，他說兩人是很好的朋友。劉大俠又問他你們有沒有繼續發展的可能，他回答說有。

她也知道劉大俠問過「之乎者」那位君子，曲無妍是不是看上了醉月門的什麼人。

她一直等到嚴極問她，你到底對我在不在乎。她才滿意地笑在心裡，覺得在這場遊戲中她贏了。當她把這種感覺告訴怪傑，還問他為什麼不去搶負極看上的女孩，怪傑很生氣地說：你根本不懂愛情，愛情不是遊戲。

這兩句話，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

×

×

七月以來，無妍幾乎兩三天到醉月門一趟，可是很少會遇到怪傑。她那時眼底常會浮現怪傑的神情：他後來笑得少了，總是一雙眼睛向著地上看，偶爾抬頭眼光也不落在她身上。無妍往往撥了七個號碼便直接掛下電話，她很想像怪傑，很想聽他的聲音；終於有一天請怪傑的朋友轉了一封信，要怪傑和她聯絡。

那一天七月十七，那一年無妍也十七。

怪傑的語調沒變，只是語氣變了。他說：我們都別再自己騙自己。你這樣作，只是在扼殺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從來沒有把你當女孩子看。無妍輕輕地哭了起來，她其實早知道會是這樣的結局，怪傑的語氣沒有猶疑；她問：我們以後還會是朋友嗎？他說：這很難說吧。你不要故意來找我，我也不會故意躲你。

無妍一下子難以接受，抽噎不能自己。事情很清楚，就是這樣了；她腦中閃過這段時間和怪傑、怪人共處的時光，那是她最快樂的日子，她不會忘記，也很明白，她是不能也不會再如此投入地去愛一個人了。

放下電話，她按下錄音機，「遠離非洲」的音樂流瀉了一地。那一幕，是勞勃瑞福和梅莉史翠普共乘一飛機。無妍忍不住掩面而泣。

次日一早，無妍接到怪人的電話，問她還好吧，他們擔心她會尋短。無妍道了聲謝；短期內她是不會再進出醉月門的了，她想。

×

×

×

一年的光陰總是很快地過去，楊為折也不再教流蘇派了，他帶來許多奇怪的招式，但流蘇派的弟子都有同感，越到後來真是倒吃甘蔗，越來越能體會到其中的要義了。

第二年，流蘇派弟子在必修的幾門科目中，有一門叫「應用劍法」。此位師父名諱「疑女」，和楊為折不但同姓，同性，還是高中同學，但是教法上兩人迥然不同。「疑女先生」總是非常細心，不厭其煩地講解每個小動作，小細節，每逢星期五就叫弟子們努力「套招」，沒有上到的課要找時間「補課」，真是鞠躬盡瘁，一絲不苟。剛開始弟子們覺得這樣很不錯，一方面是為折師父太抽象了，缺乏實際操練的機會，而「疑女先生」恰可補此方面之不足；再方面「疑女先生」的認真令弟子們十分惶恐。後來，慢慢有弟子覺得，「劍術」首貴「劍意」，也就是那種使劍的感覺，尤其是出其不意的迂迴攻法往往能制敵機先；天天死板的演練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反而容易抹煞這一層的意義，落入呆板。

無妍的應用劍法，仗著第一年混跡醉月門的底子，還算不錯。她有好一陣子沒有見

到怪傑了，偶然幾次也都是驚鴻一瞥，怪傑頭髮留長了，看到無妍總是寒著一張臉，再不就是轉過身去，不要見她。

無妍猜想怪傑大概很討厭她，可是又希望她的猜測是錯的，因為怪傑從來不曾當著她面講；不過無妍忘了一點，怪傑一向不說狠話的，最多只以沈默表示他的不滿。

四月底又逢醉月門的音樂晚會，嚴極的朋友邀了一些流蘇派的友人，無妍也去了。今年怪傑替他朋友伴奏。她看著台上的他，忽然覺得很不真切或者該說太真切了，和她記憶中鋼琴室的他頗有一段距離。

她沒等節目完就走了，一個人來到醉月湖邊，天上開始飄雨，一點點地落在湖中，激起細絲般水紋，在夜燈的照耀下，水面彷彿有霧。她憶起那個夜晚，怪人、負極和怪傑，原來那一天負極和怪傑只繞著醉月湖散步，並沒有走遠；無妍在想：她當時為什麼不向湖心喊怪傑的名字。

她留了一封信給怪傑，希望找他聊一聊。深夜她接到怪人的電話，他轉告無妍：怪傑說，他和你沒什麼好談的了。你有什麼話直接問我就行，我和怪傑是無話不談的朋友。無妍問他，怪傑是不是很討厭她。怪人說，或許吧。每次有人向怪傑問到你，怪傑就不作聲，反正他很不喜歡提起那些事就是了。無妍說，我懂了，謝謝你告訴我。怪人又說，音樂會的最後一個節目是怪傑和一個女孩一起坐在椅子上彈一曲似曾相識，接著女孩起來坐在高腳椅上唱歌，怪傑繼續彈琴，你看了——恐怕會難過半天。

無妍是很難過，她那天去，竟然沒聽到怪傑的節目。她打開琴蓋，定定地望著黑白兩色的琴鍵，不禁問自己，到底喜歡怪傑這個人，還是怪傑的一雙手。

當晚無妍失眠了，第二天應用劍法期中考試當掉。「疑女先生」後來在走廊遇到無妍，關心地問：你上學期應用劍法還是最高的，這次怎麼回事？是不是學習有什麼困難？還是我教得不好？不過沒關係，別太在意成績，有時和程度不見得成正比……。無妍很感激地聆聽「疑女先生」的教誨，「疑女先生」一向待她至厚，可是這一回——這一回她實在無法向他解釋。

×

×

×

五月中，接到一個師妹的電話，她要保送流蘇派了，無妍很替她高興。然後無妍問起有那些人也會進來，她說了一串名字，有個名字無妍忽然覺得十分耳熟，師妹又說，那個人有個哥哥在醉月門。

無妍一愣，話筒掉在地上。

×

×

×

醉月湖映月醉移，流蘇影拂蘇流地，
落花不念東風情，流水怎堪落花意。

其實無妍很自私，她從來不曾替嚴極想過。至於怪傑，在她用情的開始也就是他們緣分的結束。迎新那天往金山的車上，無妍聽見身後一個耳熟的聲音，不是怪傑，是他。她已經好久不曾聽見那個聲音，她忽然覺得怪傑就在身邊，於是常找機會和他聊天。

他比怪傑純潔，也比較不怪些，可是誰知道呢？怪傑和她初遇時，眼底也是一片澄藍的天空。還有怪傑的那一雙手，低頭微笑的神情，天真又帶點邪惡的眼眸；無妍懷疑自己只愛上了一些抽象的條件，而不是怪傑這個人——怪傑也是人，怪傑的缺點無妍能不能也愛進去呢？

真的是很難說的。無妍想起往事，彷彿又回到那個雷雨交加的下午，怪傑的聲音被憤怒的人給截斷——只是，這回他不會再打來了。

後記：

這篇小說成稿於1990年底，靈感源自一個小女孩的心情故事。她說她一直放不下這樣一個美麗的回憶，非說給什麼人聽不可；她怕時間一久，那種感覺就要忘了、不見了。她怕。

爾後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聽她說完故事，我發現她的心慢慢地改變：剛開始說了兩句就掉眼淚，後來竟似在講一句笑話。

七天之後，她蛻去一個殼，笑著要我收下作紀念。

我是見過怪傑的；輕輕落落地，他說：我可以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人不能老是活在過去的回憶裡，以後的路還很長。

這，就是怪傑。

曲無妍 了 5.5.91